

惊马黄河

下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司马翎作品集



飲馬黃河

下

「台湾」司马翎著

目 录

第一章	英雄救美	1
第二章	禁果奇功	23
第三章	波谲云诡	44
第四章	鞭刀无情	64
第五章	豪气凌云	81
第六章	红粉知己	101
第七章	一登龙门	119
第八章	分尸大阵	139
第九章	冰宫雪女	159
第十章	敌乎友乎	177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	196
第十二章	为师屈膝	214
第十三章	香饵诱敌	226
第十四章	冰宫绝艺	250
第十五章	天罗地网	268
第十六章	师恩难报	287
第十七章	虎尾春冰	304
第十八章	罪魁祸首	323
第十九章	请君入瓮	341
第二十章	真相大白	359

第二十一章	最后胜利·····	378
第二十二章	如此师徒·····	397
第二十三章	正邪合作·····	415
第二十四章	以毒攻毒·····	434
第二十五章	香闺藏身·····	449
第二十六章	佛门救美·····	470
第二十七章	奸邪肆暴·····	487
第二十八章	笑里藏刀·····	506
第二十九章	天翻地覆·····	524
第三十章	生擒活捉·····	541
第三十一章	雌雄斗智·····	556
第三十二章	迷仙秘窟·····	573
第三十三章	智救群豪·····	589
第三十四章	兵分两路·····	608
第三十五章	霹雳暴雨·····	626
第三十六章	柔情妒意·····	644
第三十七章	第三势力·····	661
第三十八章	携手同盟·····	679
第三十九章	划地为牢·····	694
第四十章	生死一线·····	712
第四十一章	千古艰难·····	728
第四十二章	请命求方·····	747
第四十三章	斗智拚命·····	763
第四十四章	险死还生·····	781

第四十五章	计取红花	799
第四十六章	重振雄风	815
第四十七章	雄才大略	831
第四十八章	一击之威	851
第四十九章	英雄时势	869
第五十章	力挽狂澜	888
第五十一章	翻云覆雨	905
第五十二章	步步危机	923
第五十三章	古潭魅影	939
第五十四章	纵横捭阖	957
第五十五章	转败为胜	974
第五十六章	余情袅袅	993
第五十七章	威加武林	1010
第五十八章	饮马黄河	1028
代 后 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1043

侠



38 携手同盟

黑衣人道：“佟兄过奖了，我只是奉命办事，还有人比我强胜得多呢！”

全殿之人闻得黑衣人这话，无不大吃一惊，都觉得难以置信。佟长白忍不住厉声道：“你必须听令于他人的话，这个能指挥你之人，岂不是比你更厉害？”

黑衣人道：“不错，敝上比我强胜得多了。”

殿门口出现面覆白纱的春梦小姐，她一身青衣湿完又干，微见皱缩痕迹。饶是如此，看上去仍然体态曼妙。

她和那面庞藏在竹笠后的黑衣人遥遥相对，相映成趣都是不曾露出真面目。

秋嫂尖声道：“姑娘可曾见着我们的人？”

春梦小姐道：“那三人都被朱兄和我两人分别擒下。”

黑衣人接口道：“哦？是分别擒下的？这样说来，你们两位竟是使用武功以外的手段？虽是如此，仍然大堪佩服。”

春梦小姐道：“老前辈好生厉害，竟从时间上推算出我们未能全凭武功擒下你手下的高人。但目下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对付你之时，也决计不单凭武功。”

换言之，她乃是表示将用奇诡手段对付黑衣人。

秋嫂怒道：“不要脸！”

春梦小姐冷冷道：“你最好少得罪我，须知你本身武功有限，全凭别人庇荫。设若一时不慎走了单，哼！哼！定要死无葬身之地！”

秋嫂气得双眉倒竖，厉声道：“贱婢住口！”

黑衣人突然开口打断了她的话，他道：“春梦姑娘故意如此地激怒秋嫂，不知是何存心用意？”

秋嫂一听这话，满腔怒气登时消散了一大半。春梦小姐格格笑道：“老前辈好会讲话啊！只不知你老人家昔年是不是也这般平易近人？你的门下子弟与你在一起时，会不会如沐春风？”

佟长白忍不住问道：“姑娘晓得他的出身来历么？”

春梦小姐道：“当然晓得。”

佟长白道：“他是谁呀？”

春梦小姐哂道：“你何不问问朱宗潜？”

一句话塞住了佟长白的嘴巴，使他做声不得。

春梦小姐又道：“老前辈，我想带走手下的人，您怎么说？”

黑衣人道：“这事有何不可，只要姑娘能在我老头子手底下走满二十招，即管带走你的人。”

春梦小姐笑道：“二十招未免太多了，十招如何？”

佟长白惊讶之极，插口道：“姑娘何须讲价还价？以你的本事，天下有谁能在这二十招之内赢得了你？”

春梦小姐道：“你过奖了，天下间就只有这一位老前辈能在这二十招之内取胜。要知武功之道，千变万化，内含先后天生相克之妙，假如恰好碰到克星对头，一招接不下也不是稀奇之事。”

佟长白不语，春梦小姐向黑衣人道：“老前辈怎么说？”

黑衣人道：“好吧！”

语气意态，极是豪迈。但见他大步走出庙外，毫不回头。秋嫂也跟了出去，黑衣人道：“秋嫂你须得留在庙内，看守诸人。”

秋嫂道：“本应如此，但对方人多。”

黑衣人应声道：“不要紧，我马上就回来。”

他出得庙外，但见春梦小姐往左方走去，当即跟上，转过庙角，却是一片平坦草地。

践踏草上，发出吱吱水声，鞋袜尽湿。



春梦小姐在当中一站，衣袂飘举，风姿绰约，黑衣人似是很认真地观察着她，脚下放缓了许多。

到得切近，停住脚步，说道：“闻说姑娘是一代才女，率领了武林许多高手，有所作为。只不知姑娘有何打算？是要称霸天下？抑是排除异己，以免危及当今大明朝的江山？”

春梦小姐笑道：“老前辈问得好，但老前辈世外高人，尘俗中的纷争，与你没有半点关系，何劳挂齿？”

黑衣人道：“小姑娘似是已猜测出我老头子是谁，但只怕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春梦小姐道：“若是猜错自误，吃亏的只是我自己，于人何尤？老前辈祈释垂注，我们还是来谈一谈目前之事吧！”

黑衣人道：“这倒干脆，但我老头子还要忍不住唠叨一句，那就是我奉劝你最好不要自逞智勇过人，与天下之士争强斗胜。你听与不听，我也不能勉强。”

春梦小姐沉默了一下，才道：“谢谢前辈指教，但论起今晚的形势，我纵是有意退让，率众避开，恐怕也难如愿以偿，对也不对？”

黑衣人道：“这话倒是不错，但仍有避免摩擦之法。”

春梦小姐道：“敢问其详？”

黑衣人道：“姑娘可到庙中，与贵手下同处圈内，到朝阳出现之时，便可以离开此地。不过……假如姑娘并非从此退出江湖，只怕日后仍然免不了会碰头。”

春梦小姐道：“老前辈此意虽佳，但假如我退隐的话，相信你们将遭逢上无法取胜的敌手，这话老前辈信也不信？”

黑衣人发出豪迈响亮的笑声，道：“姑娘虽是一代才女，但到

底限于年岁见识，以致过于托大自负，你既然这么说，咱们无须多费唇舌了。”

春梦小姐也暗暗生气，心想：“我敬你年高辈尊，处处容让，也说出了实话。你却以为我年轻识浅而致托大自负。这话从何说起？我岂是当真怕了你么？”

当下说道：“好啊，我们且来了却十招之约，假如我们接满了十招之数，老前辈不得留难我们。假如接不满十招，自然任由老前辈处置，无话可说。”

黑衣人颌首道：“如此甚佳，现在你可以说出心中的猜测了吧？”

春梦小姐道：“是关于你身份的猜测么？好吧，我告诉你，你当必是昔年号称为‘三大异人’其中之一。”



黑衣人纵声大笑，道：“小姑娘，这回你猜错了。据我所知，那三大异人之中，除了白衣客甄虚无人知道生死存亡之外，其余金罗尊者和哑仙韩昌都死了多年。这消息你竟然不知，焉能称霸天下？”

春梦小姐大吃一惊，睁大那双美眸，呆呆凝视对方。过了一会，才道：“这话若非在老前辈口中说出，我决计不信。”

黑衣人道：“这话也使你增加了不少自信和勇气，对不对？”

春梦小姐点头道：“不错，假如您老是三大异人之一，尤其是白衣客甄虚无的话，我定然很难接得满十招之数。”

黑衣人讶道：“这却是什么缘故？甄虚无人见得是最高明的一个。”

春梦小姐道：“诚然在三大异人之中，他不一定最高明，但他恰能克制我所习的神功秘艺，是以我对他特别畏忌。”

这话言之有理，黑衣人点头道：“原来如此！但我还得告诉

你，世上奇人异士甚多，例如当那三大异人声名最盛之时，便有一位剑术大家，足以与他们相提并论的，此人便是冷面剑客卓蒙。目下相距二十年之久，焉知没有更多的高手出现？此所以小姑娘你一听我不是三大异人之一，便大为放心，这一点实是不智之举。”

春梦小姐道：“说来说去，前辈您便是要我当你作三大异人那般小心对付，是也不是？好吧，我当必尽力以赴，以求接满十招之数。”

两人至此都不再说话，相向峙立，各自运功。但见那黑衣人全身宽袍突然无风自动，拂拂有声。

一如他全身毛孔都射出劲风似的，甚是惊人。

只一眨眼间，两人同时发动。

春梦小姐打袖中掣出那柄才尺许长的金钩，玉手挥处，划出一道金虹，疾取对方。

黑衣人袍袖一拂，本是卷拂向她身上，但临时改变了主意，改取她臂腕。如若拂中，她手中金钩必被夺无疑。

因此她也变招换式，突然化为一招“绕枢飞电”，钩尖不离对方上盘要穴，人却绕敌疾旋。

这一招奇奥之极，黑衣人喝一声采，道：“接得住你这一招之人，只怕找不出几个人了。”

话声中双袖齐出，忽软忽硬，变幻无方。反而使春梦小姐感到金钩有被夺之虞，不得不半途收回这一招。

黑衣人喝道：“姑娘小心了！”

猛可踏步欺身，猛迫过去，双袖欲拂未拂，袖中尚有两手捏拳，隐约可见，大有呼之欲出之概。

他这一招不但极尽强攻硬打之能事，同时由于招数欲发未发，威胁倍增，其间又含蕴得有无穷细腻变幻，说之不尽。

这等招数，说时容易，练也不难。

问题只在谁能练成如此深厚的功力，能够不怕对方情急反噬的凶威？这才是关键之所在。

春梦小姐芳心中一阵寒栗，急使最上乘的腾挪身法，一连闪避了七八步，还没有摆脱敌人这一招的威力。

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惊恐畏惧，正因惊惧之故，她原有的武功也减弱了不少。

眼看黑衣人又迫近了些，气势更盛。春梦小姐已想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摆得脱对方这一招？

正危急间，黑衣人忽然往后一退，自动停手。只见他全身宽袍垂下来，恢复平常形状。

似是这一场战斗已告结束。



春梦小姐呆了一下，道：“我非认输不可么？”

黑衣人道：“你武功精奥，境界极高，已得窥武林好几个家派的堂奥。但是修为日子尚浅，虽有灵药可补功力之不足，但仍然不是我老头子数十载之功可比。我还有数招手法，与此威力相当，如若迫得我一一施展，只怕你今夜难以活命。因是之故，你非认输不可！”

这黑衣人侃侃言来，清晰明白。

春梦小姐大惊想道：“他只在一招之间，便从我身法步伐上看出我的武功源流，以及功力的造诣境界。这等眼力，自然是一代宗师方能办得到，然而他既然不是三大异人之一，竟又是谁？”

她骇然之色，有覆面白纱遮隔，外人无法见到。那黑衣人笑道：“小姑娘何须如此震惊？难道说你从未碰上过如我一般的对手么？”

春梦小姐又是一惊，心想：“原来他双目已有透视云雾之能，是以能把我的轻纱后的面庞看得清清楚楚。唉！这一次失算落败，

须得归咎于我没想到对方目力竟能穿透纱面。是以接战之时，面色变化，全然瞒不过他。”

她终是当代才女，与众不同，爽快地道：“好吧，我认输就是了。”

黑衣人道：“据我老头子所知，一个人如若从来未曾输过，很难自动认输。因是之故，我倒想知道姑娘曾经输败在何人手底？”

春梦小姐道：“老前辈不但武功盖世，论起人生经验也是世间罕有。不错，我除了服气师尊长辈之外，向外人第一次认输时，实在很不容易。但第一次做过了，第二次便不觉得困难啦！”

她停顿一下又道：“我第一次认输亦是在今夜，距此不久，我曾向朱宗潜认输过。”

黑衣人缓缓道：“姑娘提起朱宗潜此一名字之时，声音变得十分温柔，由是可知他不但在武功才智上赢得你，甚至已赢得了你的芳心。”

春梦小姐微微一笑，道：“你老人家精明得紧，相信很少人能在你面前耍花招。”

她接着转为愁容，叹息一声，接着说道：“但莫说那朱宗潜竟是一代怪杰，心硬如铁，未必会看得上我。即使以我而论，亦决不会与他有什么结果。我和他两人的命运，早已注定是仇人冤家，结局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黑衣人沉默片刻，才道：“人生之中的恩怨是非，原是难以弄得清楚。而情海中的波澜变幻，更是无人能够预测。咱们谈到这儿为止，多承你坦诚赐告了许多事，甚为感谢。现在请你到那山神庙中去吧！”

春梦小姐道：“我一定遵守诺言，老前辈放心好了。唉！我的心事无人可诉，竟不料今晚都向老前辈倾吐了。”

她停歇一下，又道：“我也不明白何以对前辈如此信任？您老人家能不能让我瞧上一眼？”

黑衣人沉吟一下，才道：“目下尚非我以真面目示人之时，姑娘亦难能例外，但我不妨答应你，等到形势许可我出示真面目之时，定必最先让你瞧看。”

春梦小姐道：“既是如此，我先谢谢您啦！以我的猜想，前辈的声音只怕也是假的。”

黑衣人道：“不错，我的嗓音语调以至常用的自我称谓，全都改变了。姑娘很难从这些地方推测出我的来历。”

春梦小姐点点头，道：“我早就深信必是如此，好吧，我去啦！我一离开，朱宗潜定会现身找您。”

黑衣人眼望着春梦小姐袅袅走去，行得很是缓慢，心知她很想朱宗潜及时出现，然后想个法子留下观战。

当下也不哼声，等看那朱宗潜会不会出现？

他对朱宗潜这颗奇亮眩目的慧星已经非常感到兴趣，等了一会，春梦小姐已快要转过屋角了。

四下仍然悄无声息，全不似有人会出现。



黑衣人至此也不禁替春梦小姐感到失望，当下说道：“姑娘暂留玉步。”春梦小姐应声停步，回过身子，问道：“老前辈是叫我么？”

黑衣人道：“不错，以你如此聪慧之人，能不能猜得出我想说什么话？”

春梦小姐沉吟一下，才道：“不敢相瞒前辈，我此刻心情紊乱，大大地失了常态，是以没有法子猜测。”

黑衣人道：“说得多可怜啊，我晓得你很希望能留下来，瞧瞧朱宗潜与我比划的情形，但他一直都不现身；是以你此愿落空了。”

春梦小姐突然泛起惊悸之感，心想：“这黑衣人观察力如此高

明，莫非竟是最敬畏的某一个人？”

黑衣人又道：“恕我不能留下你在现场观看，但今日我们相遇，总是有缘。因此，我奉赠你数言。”

春梦小姐：“前辈请说，我正用心恭聆。”

黑衣人道：“你可想武功精进，达到能胜过我的地步？”

春梦小姐道：“当然想啦！”

黑衣人道：“如是当真希望大有成就，你便须在‘情’之一字上多下功夫，务必勘破此关才行。最上之策，莫如早早嫁人。”

春梦小姐道：“修习武功贵于专心一志，若有儿女家务之累，焉能精进？”

黑衣人道：“凡俗之士，方受家室儿女之累。你已不是会受到牵累之人，但你却比常人更受情爱之累。只要触发了心中真情，便将不由自主。是以之故，你须得早早嫁人，而且嫁给一个你并不钟情之人。”

这番话甚是玄奥，但春梦小姐却深感他讲得很对。只听黑衣人又道：“现在你去吧！”

春梦小姐如受催眠，惘惘而行。

直到她的身影已经消失之后，又过了一会，突然间有三道人影奔入草地，虽是在微弱月色之下。那黑衣人仍然一眼认出了来人正是秦天宇、韦浩和邓敖三人。

这使他大感惊讶，迷惑不解的望住他们。

秦、韦、邓三人迅即奔到他面前，秦天宇道：“朱宗潜马上就要来啦！”

黑衣人虽然完全测不透其中古怪，但这刻不便示弱多问，微微颌首道：“很好，你们先到庙里等候。”

秦、韦、邓三人立刻应声而去，他们走得不见影子之后，一阵劲朗笑声，冲破了夜空的岑寂。



这阵笑声从右方树林中传出，一听而知他内力深厚而年岁甚轻，又甚是豪迈和智谋过人之士。

紧接着一个人从林中走出来，大步走到黑衣人面前，向他躬身抱拳，施了一礼说道：“前辈的豪情耿介，着实使人敬慕之至！”

黑衣人向来人望去，但见他广额隆准，虎目含威，俊美之中又复有一股尊贵气度。

再者举手投足之际，宛如龙行虎步，极是惹人注目。当下应道：“谬蒙朱大侠过奖了，其实我老头实是最看不开之人。”

来人果然是朱宗潜，他微微一笑，道：“前辈的豁达豪情，一望便知，用不着客气了。在下今日有幸谒晤，实是不世之遇。只不知前辈有何吩咐？”

黑衣人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咱们第一次相遇，好丑未知，朱大侠用不着如此客气，以前辈相称。”

朱宗潜道：“如若前辈深信于理未合，在下改变称谓，亦无可。”

黑衣人道：“我与令师相识于数十年前，是以这等称呼理尚可以讲得通。但目下咱们处于敌对状态，我若是当真接纳此称，岂不是有难以出手之感？”

朱宗潜笑一笑，没有做声，心中却暗暗付道：“只怕未必当真是这个理由？”

但到底是何缘故，他却一时推测不出。黑衣人眼见他左肩插刀，右肩插剑，英姿挺拔，气概迫人。

心中殊生艳羡之意。当下又道：“我此生阅人无数，但还得数朱大侠之少年英俊，气度超凡绝俗，允推魁首。无怪以春梦姑娘那等一代才女，也不能不向你低首认输了！”

朱宗潜吭声道：“照前辈如此讲法，在下竟不是以本身的智略

武功赢她的了？”

黑衣人道：“我并无此意，但即使当真如此，你亦尚复何憾之有？”

朱宗潜微微一笑，还未开口，黑衣人又道：“朱大侠把秦天宇兄等三人全部释放，此举实在使我莫测高深？”

朱宗潜道：“此举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是在下见前辈如此豪放慷慨，岂忍以这等手段，迫你低头？第二点是在下借此机会，略报前辈暗中相助之德。”

黑衣人讶道：“这话从何说起？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么？”

朱宗潜道：“在下本已中了春梦姑娘诡计，她趁我窥看你们在外面的动静之时，点住我穴道。我苦思脱身之计，最后终于想出一法，假借前辈之力，使她不得不释放了我。”

黑衣人仍然不明白，道：“你用的是什么法子？”

朱宗潜道：“在下故意把呼吸放重，此是我穴道受制之时，唯一尚能控制的器官。果然前辈立时发觉，出声召我们入殿。春梦姑娘使个狡猾，让前辈误以为我们已从窗户逃走。但这么一来，春梦姑娘可就不得不考虑到与我联手对付您老人家之计了。”

黑衣人恍然道：“原来有如许曲折，但你们目下仍是各自为政，这又是因何缘故？”

朱宗潜道：“这是一个天大的关键，恕在下不能奉告。”

黑衣人道：“好吧，那么咱们目下可以动手啦！”

朱宗潜胸膛一挺，凛凛生威，应道：“请前辈不吝指教。”

黑衣人道：“朱大侠好说了，请！”

两人也不见如何作势出手，但霎时间杀气弥漫全场，似是业已真刀真枪地激斗起来，甚是惊人。



这两大高手只对峙了顷刻，杀气更盛。

突然一道人影迅快奔到，但迫近一丈左右，便无法不停住脚步，同时打个寒噤，道：“哎，这儿好冷！”

朱宗潜面对着盖世无双的对手，连眼珠也不敢转动，是以直到听见来人口音，方知是那秋嫂赶来。

秋嫂只站了一下，便被这森寒杀气迫退了三步。她这时可不能不服气朱宗潜果是名不虚传。

单单以他这等气势阵仗而论，已是她平生仅见。她大声道：“贺铁老，我给您送兵器来啦！”

黑衣人道：“我用不用兵器都是一样，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多谢你这番好意。”

朱宗潜道：“贺老前辈，你还是接过兵器的好。”

那个被秋嫂称为贺铁老的黑衣人缓缓道：“也好，秋嫂请把乌木杖插在地上，然后回返庙中，以免我出手之时，心神不专。”

秋嫂应了一声，把一根乌黑发亮，长达六尺的木杖插在草地上，回身疾奔而去，霎时已走得不见影子。

朱宗潜蓦地横掠过去，猿臂一伸，已把乌木杖取到手中。但觉此杖份量极重，不亚钢铁所铸。

心中暗哂一声，忖道：“我如不亲手掂一掂此杖份量，定没想到如此沉重。哼！这宗兵器的名字起得大有文章，纵然不是钢铁五金之质，但既然揭示出‘乌木’二字，也就足以令人生出错觉，以为份量不会太重。”

贺铁老道：“朱大侠不妨把此杖丢到远处，老夫单以这一对肉掌，想来已足以与你周旋。”

朱宗潜朗声一笑，道：“贺前辈这是什么话？我朱宗潜目下是诚心诚意地要向前辈领教真正武功，是以首先释回你手下三人，继而当那秋嫂出现之时，前辈分明有一瞬间的心神分散，在下也没加以利用。”

贺铁老道：“这话果是实情，但我却不懂你为何不利用这机